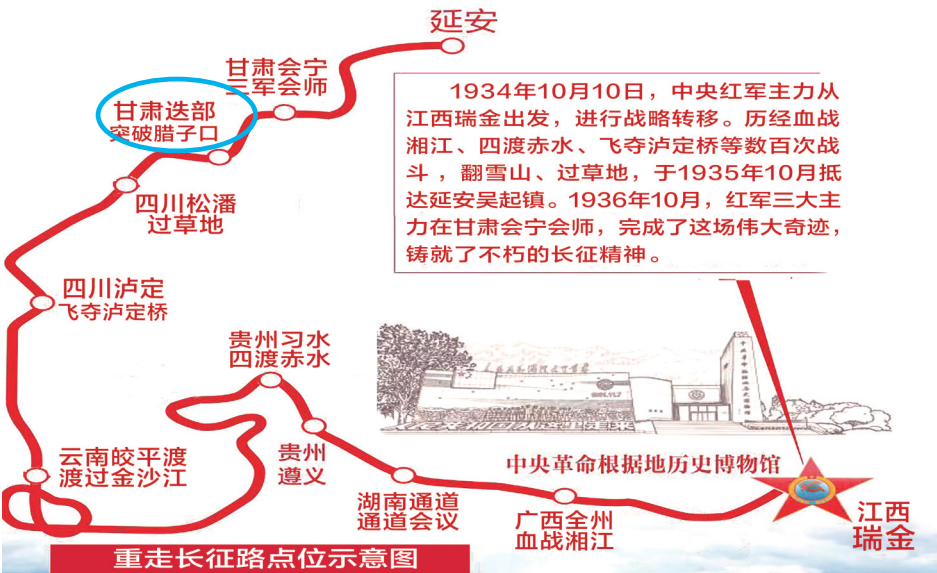


天险腊子口,是怎样攻克



红军面临绝境

俄界会议后,毛泽东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、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,继续执行北上方针,向陕甘地区进发。1935年9月16日,到达腊子口附近。

“人过腊子口,像过老虎口。”腊子口意为“险绝的山道峡谷。”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东北的岷山山口,是

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喉要冲,素有天险之称。其间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剁一般,沟底只有30余米宽,被水深流急的腊子河占去一大半。为阻止红军北上,国民党军沿腊子口、康多一线布设了数道防线。其中,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隘口处,部署了两个营的

兵力,沿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的兵力,在岷州城内还驻扎着四个团,随时准备增援腊子口。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:“腊子口打不开,我军往南不好回,往北又出不去,无论军事上、政治上,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。”突破天险腊子口、打通北上通道就成为红军唯一的选择。

5次冲锋失利

粮食,准备长期死守。有长征“开路先锋”美誉之称的红4团,再次挑起重任,担任突破腊子口的任务。

16日黄昏,战斗打响。4连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下,发起猛烈进攻。狡猾的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,等红军接近桥边时,才开始疯狂扫射。敌人的子弹像狂风般刮来,手榴弹像冰雹似的落下。不到一

赢得险关之战

大刀,身背马枪,勇猛地冲向敌人。官兵们上下夹击,打得敌人丢盔弃甲。红4团官兵冲过桥头,乘胜追击残敌。

9月17日,当晨霞洒满大山时,红4团终于占领天险腊子口,并在当天穷追数十里,占领了大草滩一带,缴获粮食数十万斤、盐两千

斤。这对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可谓是无价之宝。腊子口一战,标志着红一方面军赢得了长征路上的险关之战,打破了国民党妄图用恶劣的自然条件“饿死”“困死”红军的阴谋。腊子口一打开,全盘棋都走活了,红军踏上继续北上的征途。

褚杨

腊子口边守楼人

桑洁是迭部县旺藏镇的一位藏族人,90多年前,毛主席率领红军来到这里,在桑洁家生活了三日,并下达三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。“我爷爷尕让和警卫员住在一楼,毛主席的房间在二楼。”桑洁指着自家木楼介绍说,红军纪律严明,从不侵扰群众,还主动协助老百姓劳作生产,当时物资匮乏,当地藏族群众主动拿出家里仅有的粮食接济红军,每次红军都会立下借据、留下银元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参加过长征的萧华将军来到迭部,确认这座木楼为毛泽东旧居。肖华将军站在门前,握着桑洁的手嘱托:“一定要守住这座房子,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。”15岁的桑洁,激动地点头。如今,年逾花甲的桑洁每天坚持为参观群众义务宣讲,让更多人了解血战腊子口、红军纪律严明等感人故事。

徐晓庆

「故事二」

妇女独立团舍命护伤员

1935年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,打通北上通道;1936年8月,红四方面军再度挥师而来,打响第二次腊子口战役。

8月9日,妇女独立团第1营1连接受重任,护送五百多名伤病员穿越腊子口天险。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方开路;指导员刘桂兰率一个排于两翼侧翼掩护,守护行进中的伤病员;副连长谭怀明率领余下战士就地布防,阻击尾随袭来的敌骑兵。敌骑兵见阻击自己的竟是一群女战士,恃战马冲锋之利,挥刀猛扑,狂暴的马队瞬间冲散红军的阻击阵线。腊子口峡谷狭窄逼仄,伤病员正集中通过木桥,危急时刻,谭怀明身背钢刀迎向敌人。枪声、战马嘶鸣、刀刀撞击与喊杀声在山谷间交织回荡。中弹的敌骑兵纷纷坠马,受惊的战马在狭谷之内疯狂冲撞。女红军战士与敌骑兵近身扭打,大刀对劈,血肉飞溅。

就在激战正酣之时,敌人迂回到连长向翠华身后,锋利马刀劈砍在她的头顶,鲜血飞溅在尸骸遍布的峡谷战地上。指导员刘桂兰也中弹负伤,倒在血泊中。谭怀明很快被数名敌兵包围,多处被刀砍伤,依旧鼓舞战友杀敌。经浴血苦战,敌人的进攻终被击退。妇女独立团一营一连近百人的战斗连队,七十余名女战士壮烈牺牲,用生命换来了五百多名伤病员安全脱险。

敏海彤